

国家古籍整理「十一五」规划重点图书（续）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续

黔南丛书

第二辑

【上册】

黔南识略

黔南职方纪略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国家古籍整理二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【续】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续

黔南丛书

第二辑


【上册】

黔南识略


黔南职方纪略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133104



本项目获贵州省新闻出版基金资助



续黔南丛书 第二辑(上)

黔南识略

【清】爱必达 撰

罗丽丽 点校

黔南职方纪略

【清】罗绕典 撰

罗丽丽 点校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编辑委员会

总 顾 问 龙志毅
顾 问 蒋南华 范同寿
主任委员 顾 久
副主任委员 王德玉 蒙育民 程鹏飞 沈志明
杨玉和 靖晓莉(常务)

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于民雄 王羊勺 王尧礼 何 萍
张伟云 张祥光 张新民 李立朴
李华年 李黔宾 陈 琳 翁家烈
黄万机 程亦赤 谭佛佑

编 辑 部

主 任 王羊勺
副 主 任 王尧礼 陈 琳
编 辑 郝向玲 郎启飞 胡海琴

总序

顾久

民国时期，贵州学界前辈编纂了《贵州通志》，更利用搜集到的贵州古代典籍，汇编成《黔南丛书》，原拟编辑出版20集276种近1098卷，终因战争、政局及经费等未果，只整理出版了68种218卷。其内容广涉贵州经济、地理、文化、民俗、艺术、哲学等，弥足珍贵。遗憾的是，事逾百年，这套丛书编余所遗史料及一些罕见著述孤本、珍本仍堆积存放于图书馆、档案馆，被束之高阁，鲜有人能看到，利用价值少之又少。

为打开尘封古籍，放飞传统文化，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，对贵州古籍和历史文献进行抢救整理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20余年来，在贵州已形成一个以省文史馆馆员，省文献会会员为主体的挖掘、整理、编辑、出版贵州历史文献的强大体系，拥有一支热爱传统文化、知识深厚、耐得寂寞的专家队伍。21世纪初，省文史馆、省文献会又联合贵州大学、贵州师范大学、贵州出版集团、贵州省图书馆、贵州省博物馆、贵州省档案馆等单位，以前人留存的《黔南

丛书》20集目录为基础,系统搜集分藏于各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以及散失于民间的古籍文献、档案史料,逐步清理、搜集、复制,并整理、分类、点校,编纂为大型的历史文献资料丛书——《续黔南丛书》,以期不愧先贤夙愿,服务当代,遗存后世。

《续黔南丛书》以《黔南丛书》(2009年点校本)的版式为样本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,含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学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哲学、民俗,以及有较大史料价值的文献典籍、档案史料及个人著述等。其作者起于明清,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侧重于明清两代,个别特殊的适当下延,如凌惕安著《咸同贵州军事史》等类个人著述。第一批选定和辑入后续目录的古籍文献,多数为第一次整理点校,陆续出版,有较大的史料价值。如较早的明代郭子章《黔记》,以及清代《黔诗纪略后编》、《援黔录》及颜嗣徽《望眉草堂诗文集》、陈夔龙诗文三种《花近楼诗存》、《庸庵尚书奏议》、《梦蕉亭杂记》等。全书力求体例统一,方便读者使用。

参加此次整理工作的,既有经验丰富、学养深厚的老人,也有年富力强、精力充沛的中年专家,还有青春年少、热心古籍整理的研究生。年龄有差别,而不计辛劳,专心致意则一致。人人均完成数十万字初稿的标点、校注、录入等工作。特别难能可贵的,是老学者们克服了不会电脑之难,学会打字录入,按要求完成了电子文稿。

此项工程,除得到上述单位部门的倾情相助,更得到贵州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、省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,众志成城,共襄盛举,令人感佩,特书于前以志之。

2011年8月

凡 例

- 一、本丛书以原书最早版本为整理底本，参校其他版本。
- 二、本丛书以标准规范简体字及现代通用标点符号进行标点整理，横式排印。
- 三、本丛书不作详细注释，仅作一般校订。
- 四、本丛书校记放原书每卷之后，以方便读者参考；校记序号与正文中同，从第一个纠错出校开始设置序号。
- 五、本丛书原文中繁体字、通假字、异(古)体字随文改，无法改动的个别字予以保留；错、衍、脱、漏、讹字均出校，多次出现者如“己”误为“巳”，“戌”误为“戍”等，在第一次出现时出校并作说明，以后不再出校。
- 六、本丛书原文中词句倒置，按文意或前后文乙正。
- 七、本丛书原文中古今不同用字，如牂柯的“牂”、扎佐的“札”等，均改为现在规范简体字。
- 八、本丛书原文中文字按文气分段，以利读者查阅。

九、本丛书原文中引用书名、文名先加圆括号再加书名号,引用的历朝历代史志典籍如“乾隆志”等,按原意当为乾隆《贵州通志》之省写,保留不作改正,径加书名号即“乾隆《志》”,余类推。

十、本丛书原文中小字或双行小字(即夹注),均以小五号字随文排印;个别会影响排版的地方,则移到文后,改为自注或作者注。

十一、本丛书原文夹注或小字中有历史纪年的,先用圆括号,再用方括号,如“光绪五年”,则(光绪五年[公元1879年]),以此类推。

十二、本丛书原文中的人名如有避讳,均按现行通用名字改正,如唐玄宗、郑玄的“玄”,原作“元”,径改;原书中人名与现在通用名字不同者,均改,如“张秀眉”、“赖文光”、“张宗禹”等。

十三、本丛书对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称谓的字如“狝、獠”等,随文改正为“仲、瑶”;个别如“獠”、“狝”等字,因改正后意思有变,故保留;另有部分字句对少数民族也不够尊重,删除恐影响丛书的完整性,故亦保留,请读者注意批判辨别。

十四、本丛书中的纪元换算,在原文后加圆括号及公元××年;原文仅有帝王年号和甲子纪年如“光绪戊戌”,无具体年数,则先换算为××年,再与公元一起置于圆括号中,即(×年公元××年);原文无帝王年号仅有甲子纪年如“戊戌”,结合上下文考证后说明是光绪二十四年,即“戊戌”则注为(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1898年),如无法考证则保持原样不动。相邻的几个历史纪年,第一个出现时换算公元,其余类推不再标明公元纪年。

点校说明

《黔南识略》、《黔南职方纪略》是贵州清代“黔”字开头的两部重要文献典籍，前者记贵州全省之建置、疆域、山川、财赋、驿传、田亩、穡稼；后者则叙全省沿革、土地、人民、土司、土官、民族。两书未收入《黔南丛书》，但其体例完备，门类分然，识者列入史志类，又因其“全面具体”，视为全省通志。《黔南识略》辑录者为乾隆年间官贵州巡抚爱必达，《黔南职方纪略》辑录者为道光时贵州布政使罗绕典。二者同为地方高级官吏，能在理政治民空余，编撰惠及后世之要籍，是封疆大吏中少见的，两部书的付梓传世，也给贵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《黔南识略》32卷，前有编撰凡例，撰者自序一篇，分卷前总序一篇，卷一至三十二分述贵州贵阳等十二府，贵筑、定番等六十八州、县、厅“土宇之广狭，城廓之圯治，关梁道路之险夷，斥堠、邮亭、武备之修废”、“民性之淳顽，婚丧之奢约，人文之盛衰，盗贼、狱讼、异端之微炽”、“田土之上下，农功之勤惰，五谷、百产、仓廩、市集之盈虚，赋税之厚薄，户口之登耗”，见爱必

达《原序》。可说叙述全面，不让通志，故有论者将之列为省志。

《黔南职方纪略》9卷，目录后有作者题记一篇，后增有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贵州布政使袁开第跋一篇，见是年重印本。全书“补乾隆以后事，摘录志书而成”。前六卷分述贵阳等十二府、普安、仁怀、松桃三直隶厅和平越直隶州之沿革、土地、人民，后三卷分述土司、土官及各少数民族，其中“苗蛮”涉及60余种，资料堪为丰富。

爱必达，生年不详，满洲镶黄旗人，钮祜禄氏。初由生员考补笔帖式，累迁吏部员外郎、郎中。乾隆九年（公元1744年），署江苏布政使，实授贵州布政使。十一年（公元1746年），擢山西巡抚，奏请兴义仓，广储藏，后罢归。十三年（公元1748年），授浙江巡抚，不久即调任贵州巡抚。十四年（公元1749年），禁当地苗仲“求福”等迷信，增设贵州贵筑县丞等官吏，调整地方行政区划。十五年（公元1750年），奏准增设川黔边防。二十一年（公元1756年），授江南河道总督。二十二年（公元1757年），擢云贵总督。二十六年（公元1761年），调任湖广总督。后以回护属员，被革职发伊犁效力。赦还后，于二十七年（公元1771年）卒。其女为乾隆皇帝顺贵人。

罗绕典，湖南安化县大福坪人，字兰阶，号苏溪，乾隆五十八年（公元1793年）生。少年时期就读岳麓书院。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拔贡，廷试入户部。八年（公元1828年），顺天乡试举人。次年成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十四年（公元1834年）后，得荐外任，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、四川乡试正考官、山西平阳知府、陕西督粮道署按察使、山西按察使署布政使等职。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任贵州布政使，力陈黔省鼓铸制钱“五难”，改革铅厂章程，清查库款，增加库储30万两，购备荒粮

5万石,深为云贵总督林则徐所赏识。二十九年(公元1849年)擢升湖北巡抚,拒收盐商贿赂银数万两,旋丁忧回籍。咸丰二年(公元1852年),太平军入湘,罗绕典服阙,奉旨帮办湖南军务,后奉旨驻防襄阳。三年(公元1853年)四月,升任云贵总督。四年(公元1854年)闰七月,督令贵州巡抚、提督集兵2万前往镇压贵州斋教首领杨龙喜起义,并亲率所练精锐兵勇1500人驰赴遵义,攻陷凤凰山、螺丝山、红花冈等山寨。后在雷台山跌落山涧,中风而卒。谥文僖。著有《黔南职方纪略》、《贵州筹捕储备记》、《知养恬斋赋钞》、《知养恬斋》前集、后集,《蜀槎小草》、《玉台赞咏》及《湖南团练条例》,其奏议编入《罗文僖公遗集》中。

《黔南识略》原题爱必达修,张凤荪纂。张凤荪,江苏华亭人,时任贵阳府经历,他事未详。爱必达到任后,在对贵州诸事有了一些了解后,认为贵州由于地处偏僻,官民之间语言不通,不多交往,对管理地方事务亦不大相宜,于是便“条例十八事,下所属亲民吏,令各尔缕陈之,以备掌故。因,以观其人之贤否?既毕,上属贵阳参军张凤荪芟烦摘要,略加詮次,名曰《黔南识略》”,是书“所辑,略古而详今”,“专纪风土,以备服官者之采择。故于郡邑之建置,疆域之远近,山之起伏,水之分合,其中田亩肥瘠,财赋转输,以及关隘驿传之设,稼穡树艺之宜,皆从其详。而于人物、艺文及星野、占候之说则概不登”,“不分门别类,惟以府、厅、州、县分析为志;其形势、风俗大概又统为总叙一篇,冠于篇首,以挈其纲,兼便于省览焉”。见爱必达《自序》和《凡例》。基本已清楚爱必达编撰是书的目的和内容。其张凤荪者,仅知为汇总辑要之人,故有些书目未记其人焉。

爱必达之后数十年,罗绕典任职贵州,即刊印《黔南识略》和

编印自编之《黔南职方纪略》二书，而对二书之成因也有了最早和准确的说明。在《黔南识略》目录之后罗绕典写道：“《黔南识略》三十二卷，乾隆中长白山爱必达公撰。……其书以省、府、厅、州、县为纲目，而详纪沿革、疆域、山川、形势、风俗、土田、财赋、关隘、营汛、驿递，无人物、艺文、星野、占候，实事求是，咸以现在为主。即水道亦书当时之名，不用洪稚存之所考，尤为矜慎。总叙及诸府、厅、州之后，各系以论，体制得宜。”堪称全面。而对自己所编撰的《黔南职方纪略》，则曰：“中丞长白山嵩孚即曾任过贵州巡抚的嵩孚，一作溥。满洲正蓝旗人，道光六年（公元1826年）任。参见《贵阳府志》。先生，奏请编察通省客户，备有成籍。余承宣于斯，盖三年矣。一日出故府所藏，得而读之。见其考据往古，钩稽现在，具有本末，因芟削为是书。惟遵义、思州、仁怀为未备，盖吏失其册也。又求府厅诸志，为补遗佚。末附之以土司、苗蛮。书虽无多，而十二府、三厅、一州之土地人民，咸有其梗概。”而是书“于一省之府、厅、州、县建置沿革。道里远迢以及土司苗蛮之职事种类源流备悉。而于客民之有无置有苗产之户口数目为独详”，见袁开第《跋》。也为恰当矣。以罗氏之言，可知《黔南职方纪略》是为仿照《黔南识略》而摘取各种志书而编成，并补上乾隆朝后事。另外，罗绕典是说他是在嵩孚“编察”基础上而撰成是书，后有人质疑其说。论者认为，嵩孚到任贵州巡抚时间较短，恐难成其事，而认为是时任贵州布政使护理巡抚的糜奇瑜所为矣。这里仅作引用，请识者辨之，不赘。

又，袁开第跋中，亦对《黔南职方纪略》之成书有其说明，并因其“版存藩署有年”，“见其抛掷厅侧，略一检阅，颠倒紊错残缺颇多。爰饰工次第修补校对，还其旧观，刷印百数十部，颁发各属，俾共观览”，是有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重印本问世。

《黔南识略》成书后没有即刻付梓,原因不详。道光二十七年(公元1847年)才由罗绕典镌板付印传世,当为是书最早版本。道光《贵阳府志·艺文略》及该志《爱必达传》均记为《黔中风土志》,不知何本?另有光绪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刻本。后该书收入《嘉业堂抄校本目录》、《中国边疆图籍录》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、《贩书偶记》、《续修四库总目》、参见张新民《贵州地方志考稿》。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、北京图书馆。《中国地方志丛书》、151号、台湾成文出版社。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,57辑、台湾。均归为地方志类。

《黔南职方纪略》成书亦在道光二十七年(公元1847年),由罗绕典自己刊印付梓,后有光绪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重印本。除前述诸书收入外,民国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也收入。1970年,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了380页19cm影印本。1974年,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过道光本的影印本。1987年,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横排简化字点校本,是二书至今唯一的点标本。

本次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整理贵州古籍,仍将《黔南识略》、《黔南职方纪略》列入《续黔南丛书》第一批目录中,一是鉴于二书流传不是很广,最近版本也近30年,不能满足社会需要;二是二书是原《黔南丛书》没有收入的清代带“黔”字重要典籍,对研究贵州历史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,很有必要重新收入。故点校者按编委会制定原则,以贵州省图书馆藏道光本为底本,特别参阅了光绪本和1987年点校本,增录袁开第跋一篇,并按《续黔南丛书》点校规定再次进行点校。鉴于点校者才疏学浅,难免挂一漏万,亦会出现错误,特敬请读者谅解。

罗丽丽 谨识
2010年12月

『续黔南丛书』第二辑（上）

黔南识略



〔清〕爱必达撰 罗丽丽点校

原序

黔于元为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行省地，虽掌在职方，羈縻勿绝而已。明永乐间，始置贵州布政司，稍立府、州、县，与都司诸卫所相参错，分治其军民。而土司之属以数十计，终明世自为治。至昭代乃悉郡县之。其被声教之日，视他省独浅。其地东邻楚，西拒滇，南限粤，北遮蜀，截长补短，广轮仅千有余里。其山川幽秀而郁塞，雾露霖潦以为常，梯田硗确、刀耕火种，无藪泽之饶、桑麻之利，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大县。其民多南楚西江之流移，一再传之后遂成土著。类淳朴而恇诚，拙于治生，有百金产遂号富人。苗、仲、仡、傩、瑶、僮之族，蜂屯蚁聚。大抵多疑尚鬼，嗜战斗，重报复，轻黷剽悍，易动而难静，于西南诸蛮中为患尤剧。用是朝廷之择守土，恒重难其选，而得之者顾以为鸡肋，往往鄙夷其民而传舍。其官颓惰因循，置一切于不问，及酝毒既厚，一发不可遏，乃草薶而禽猕之，此黔之所以益不振也。

乾隆九年(公元1744年),余自江苏来藩是邦,距古州用兵未十稔。览其凋瘵疲茶之状,慨然兴叹曰:是宁不足以有为乎?夙兴夜寐,咨于寮案,方欲有所整顿,无何迁去。越三年,复拜抚黔之命,私心喜慰,益感以奋,谓可展吾未竟之志,而上报天子倚畀恩也。

夫为治者,必周知闾阎纤悉之故,而后缓急轻重施之无不当。今府、州、县长吏民牧官,皆以知名,问其所治一方之事,有茫然不能对者矣。矧自监司以上,位愈尊与民愈远;所辖愈广,耳目愈不易周。非访之博而求之详,欲去所疾苦,垂利长久,而不拂乎人情,其道何由?爰条列十八事,下所属亲民吏,俾各覘缕以陈,因以观其人之贤否。既毕,上属贵阳参军张凤孙芟烦摘要,稍加诠次,名曰《黔南识略》。自昔郭青螺著《黔记》、田山薑著《黔书》,并称一代文献。兹之所辑,略古而详今,虽博雅不及前人,然考其土宇之广狭,城郭之圯治,关梁道路之险夷,斥埃、邮亭、武备之修废,则思所以固疆圉;察其民性之淳顽,婚丧之奢约,人文之盛衰,盗贼、狱讼、异端之微炽,则思所以善风俗;相其田土之上下,农功之勤惰,五谷、百产、仓廩、市集之盈虚、赋税之厚薄,户口之登耗,则思所以厚民生;辨其种夷之生熟,则思所以布威信;视其穷民无告之多寡,则思所以广慈惠。由是长吏执此以课功,群有司精思职业,持此以报绩,一洗向者颓惰因循之治,而共率九重明作之治。浸致桀者驯,窳者良,地不加广而日以富庶,声名文物之盛与中土埒。斯则黔之厚幸,而余所深有望于同志者欤。

乾隆十四年(公元1749年)仲夏既望
抚黔使者爱必达书于都御史行署